



守候到第三個晚上，我仍查不到一點可疑的痕跡。

農場的場長來巡查蔗園，又發現了被人偷去五株甘蔗。偷蔗人準是一個老手，東斫一枝，西砍一段，將蔗尾原封插回土裏，由它慢慢枯萎。若不是很細心進入蔗園裏拔起來查看，還以為是老風嚼斷的哩。場長究竟是老經驗，這一點偽裝，只瞞過我老粗，却騙不過他的眼睛。

場長一枝枝抽出來，丟在地上，招呼手：

「老楊，你拿回辦事處去。」

我托住一捆蔗尾，什麼面子都丟光啦！這是我庸碌無能的證據。心想場長好惡毒，故意使我下不了台！路上遇見相熟的工人，他們還開我的玩笑，拉住我的蔗尾，揶揄的問：

「老楊，拿着把蔗尾，幹什麼呀？給我喂牛好了。」

我瞪大眼，搖搖頭，跺一下腳：

「媽的！甘蔗被人偷了，你還要討便宜？」

我站在辦事處外，拂拂身上的灰塵，扭開水龍頭，將一脚泥土沖乾淨，然後用布巾揩揩手臉。我一夜藏在蔗園裏，恐怕已變成一個黑鬼了！

「老楊！」場長大吼一聲，我的心裏打了一個哆嗦，這一回，非吃他一下排頭不可了。捱幾句罵還無所謂，萬一叫我走路，那就什麼都完蛋啦！

我戰戰兢兢站在他辦公桌前。

「嗨！老楊，看起來不像老手幹的呀！」場長在慢條斯理的研究蔗尾。

場長沒有如我預期的發脾氣，我一肚子冤氣，這一下子却想爆出來，但似乎被卡着喉嚨，吶吶的說不出口。

「這……這一個……一個小偷，實……實在太可惡，我要找他……他……算帳。」

場長點點頭，我倒覺得不好意思。

「我下次抓不到讓你處分好了！」我緊握着拳頭，用力說出這一句。

「老楊，你不要着急！」場長反安慰我說，「你夜晚守衛時，多注意一點就好了。」

「是！場長。」我立正向他行一個軍禮，我也不知道怎樣會向他舉手敬禮，可能還是除伍裏帶來的習慣。我帶着憤慨煩惱的心情走出來，一直回到房裏，仰臥牀上，向天花板發呆。

九月的甘蔗，蔗身剛長好，但還未上糖。蔗汁一股草腥味，沒有什麼嚼頭，有什麼好吃呢？現在就要偷甘蔗，這簡直開老子的玩笑！不知我會去飯碗，未免太過份罷。好，你既然和我作對，那麼請放馬過來吧，老子決不饒你的。你以為老子好欺負，你就一萬個錯了！

這一天我飯也吃不下，只灌了一肚子米湯。一到夜幕低垂，我像電影裏面的隱俠，手拿蔗刀，輕步躡足，走到被偷了甘蔗的地方。閃身隱藏，蹲在濃密的蔗林裏，撥開一個隙望窗，像一隻貓頭鷹，伺候捕捉獵物。

月光由東而西，午夜過去。一隻野兔，倉猝跳到路前，遲疑一陣，仰起鼻子嗅了一回，大概有不同的氣味，急速疾走回頭。隨後靜了一回，溝邊一個草堆沙沙地響，一隻青蛙吱吱哀鳴，它給一條蛇咬着，直至聲嘶力竭，嘎然而止，已做了蛇的晚餐。

四周唧唧蟲鳴，夜雲像卷布，低空向西飛馳。

枯葉悉索的聲音，我定神細聽，兩隻田鼠追逐，旋即消失。

這時天空漸變魚肚白，我的心裏焦急，今夜抓不到賊，不知怎樣交差。想我退伍以後，身上只有幾千元，四海茫茫。投靠一個在糖廠做事的同鄉，托了很大的人情，送了禮，才弄得一個臨時工，農場巡視員。想想上工還不滿五個月，在我的保蔗區內，連續發生甘蔗被盜的案件。若不能破案，場長雖然對我客氣，我也沒有面子再幹下去了。

偷農場未成熟的甘蔗，值不得一個錢。若為着療饑而偷蔗，我情願花五天工資，請他吃一個飽。他不知道這種無賴的行徑，迫我走上絕路嗎？

好，你儘管來！老子不給你一刀，斬斷你的鬼手，老子就不姓楊。

我氣忿滾上心頭。

晨霧像一條薄紗，籠罩住蔗園，蔗葉沾滿露水，一滴一滴落在我的後背，濕透黃斜布褲。我感到有點寒冷，流出鼻水，站起來舉高雙手，伸伸懶腰；正在這個時候，農路上突出現一個黑影，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孩，拿着一把鐮刀，一躍一跳走入蔗園，迅速地市利沙沙斫了幾株甘蔗。我清楚看見他砍斷蔗尾，插入蔗棵中央，然後拖着幾顆蔗轉身逃走。

「不要走！」我大喝一聲。

他楞一楞，就迅速丟下甘蔗，飛快奔跑，一霎間，消失了踪跡。我究竟上了幾歲年紀，追不上三四十步，便上氣不接下氣。咻咻氣喘，雙

手插着腰，頭重腳輕，口中不住的念着：

「你這個小鬼，老子不相信找不着你。」

我沿着蔗園邊界找尋，腳下穿一對爛膠鞋，踏着濕碌碌的野草，很難舉步，還要注意踏着草蛇。

我想這個小孩，一早來偷甘蔗，一定不會住得太遠。

我跑完蔗路盡頭，走上排水溝，繞了一個圈，竹籬下，看見一間草寮。我跟蹤行近，一隻小黃狗，吠着出來，我舉起手做出要打的樣子，它就夾着尾巴逃跑，「好無用的東西！」我心裏暗自好笑。

寮門側邊，一個三十出頭的婦人，蹲下燒火，將一小捆的甘蔗葉，塞進土灶裏，煮着一鍋食物，白煙瀰漫小竹林。

狗吠的時候，她會站起來張望，後來却故作不睬我。

「眼！屋裏有人嗎？」我高聲的叫，也許作弄不見她。

她轉過頭來，看看我，一張太陽炙黑的面孔，黑裏倒還透着一點俏。我掏出一支煙來，腳在旁裏，

「大嫂，借個火好嗎？」

我走近她的身邊，她畏縮地讓開站在一傍，疑懼的眼色，盯着我。

我乘機東張西望，搜索偷蔗小孩子的踪跡。我看見寮內床上的被窩高聲，微微顫動，不禁偷偷地笑。

我俯身揀出一個炭頭，燃着香煙，仰望天空。

「大嫂，你就住在這裏嗎？」我蹣跚右腳時，將一塊石頭推開，看看有沒有蔗渣的痕跡。

「我是來看守花生，收成後就回去。」

她怕與我的眼光接觸，轉頭往別處瞧。

「一個人不怕？有人來偷花生，你敢不敢捉他？」

「爲什麼不敢，他有膽量，就來試試吧！」

她俏皮地咧嘴，拾起一支竹，將幾隻黑鷄趕往花生地。

「大嫂，你有個孩子嗎？」

「在牀上睡覺還未起來。」

她指屋裏，做作的嘆一口氣，「真是懶死了。」

「我問你幾句話好嗎？」

「有什麼話好問？」她像生我的氣，面色泛紅。

我也沉不着氣，要向她攤牌了。

「我是農場巡視員，我要問，你的孩子……」

她猛然一驚，驚恐地望我一眼，巡視員上門，不是好惹，她知道我是幫保警隊辦事的。

「我的孩子年紀小，你不要嚇他。」她雙手擋着門，怕我要衝進屋裏，眼睛霎霎閃動，一副可憐相。

「阿明，」她轉過身問孩子，「你有碰農場的甘蔗嗎？」

孩子推開被，伸出頭，不停地顫抖。

「你有沒有偷甘蔗，你老老實實對我說，我看見你了，是吧！」我嚴厲指着他，大聲喝斥。

他害怕地點點頭。

「你這個死鬼，你爲什麼去摸農場的甘蔗，你不知偷甘蔗要被抓去關的嗎？爲什麼不聽我的話，唉！害死我了！」

她捶胸頓足，放聲大哭。

我反被她突然的舉動所嚇倒，忙得解釋。

「大嫂，不要害怕，只要他承認，下次不偷就好了。」

「請你可憐他沒有爸爸的孩子，沒有人管教，我說的話他總不愛聽。」她邊說邊抹眼淚，然後入屋拉着孩子的手。

「看你今後聽話不？你若再去偷甘蔗，我就交給伯伯帶你去，看你怕不怕？」

「媽媽，我不敢了！」孩子恐慌的望着媽媽。依偎住她身傍。

我禁不住起了惻隱的心情，孩子瘦得像一根柴。

「乖孩子，不要偷農場的甘蔗，伯伯靠看守甘蔗討生活。你偷了甘蔗，伯伯就沒有飯吃，你知道嗎？」

「我知道我錯了。」孩子起身，向我鞠躬，像是對老師似的。

「這樣才是好孩子，」我摸摸他的小光頭，與婦人交換一個眼色，「我帶你去農場，向場長認錯，不會有事情的，我敢擔保你。」我自己不覺

大嫂，我問你一會好話嗎？



眼眶含淚，沒來由的覺得傷心！
她爲我誠懇的說話所感動，一種無可奈何的神色，搖搖頭。
「你饒了他吧！我敢保證，自後我的孩子，再不碰農場一棵甘蔗。千萬拜托。」

「這事情在我身上，請你放心，我不會使你難過。」
我拍胸脯，萬事承擔下來，偷蔗事件，可以被案交差，小孩子也不會怎樣被處罰，頂多申誡一下就罷。我也摸透了場長的爲人，事實也是這樣結束。沒有爲難他。

第二次去訪她，情形大不相同，她把我恩人看待。孤兒寡婦，留在野外，看守莊稼，做男子漢的工作，值得人同情。

我幫她修整一下瓜棚，補補草寮，她也分我幾個熟番薯，說說笑笑。

不久，草寮就成爲我閑暇中常去的好地方。

有一次我問她，「你爲什麼不找一個幫工，要自己看守花生？」

「你不知道，」婦人表示一種難爲情的神態，「村裏的人，大家都有田地，誰願意做人家幫工？」

「那麼，我來幫你做工好了。」我半開玩笑的口吻。

她笑嘻嘻搖頭，她的姿態還很動人。

「實在說，我不騙你，只要你給我飯吃就得了。」

「我不相信。」她翹起嘴巴。

我故意碰着她的手，她沒有避開，我乘機會握着，火辣辣地注視着她的眼睛。她甩開我的手，走出屋外。

「不要這樣，給人看見多難爲情。」

我抑制着，不能做錯事情。我比她更孤獨，一朵不定根的浮萍。

一個大清早，小孩推開我的房門。

「媽叫你去。」他玩弄我桌上的筆桿，「伯伯，你也會寫字？」他奇怪的望着我。

「伯伯讀過幾年書，要我教你不？」我拍拍他的肩膀。

「唔，真的教我？」他一片天真。

「好的，你坐在腳踏車後面，我教你。」我將車推出去，隨手鎖門，「你家裏今天有什麼事嗎？」

「收花生。」我們直騎到花生地。大的小的一大羣人，圍着她收花生。

收花生連她在內，只有五個女工，可是拾荒的却有二十多個。她們不是跟着她的背後拾遺漏下的花生，而是分開四散，偷偷拔她的花生。簡直是欺負她孤兒寡婦，一看就明白。

她丟給我一個眼色，我心裏明白。

「各位姊妹，」我站在中央，「你們請看，這位大嫂的田地小。容不下這

麼多人。現在請你們走出花生園外邊，等大嫂收完花生再進來，若不聽我的說話，我就不客氣了。」

這些都是在農場做工的工人，我十九認得，裏面還有幾個比較大膽，賴着不肯走。我走到她們身邊，「小妹，給我點面子好不好？」我用拜托的語氣，她們望望我，無可奈何的散開了。

「收完花生她要留我吃點心，捧出一盆粥，一盆米糕，一碗青皮小鹹魚和白菜。」

她抓抓烏黑的頭髮，滿臉感激的神情向我說：「今天沒有你來，花生要被搶光。這些人，愈來愈兇，簡直不成世界了。」

我笑笑，這份功勞擄得太容易。我雖年紀大一點，但雙臂仍強壯有力，我一口氣喝了三碗粥，特別表示我能吃，看來我還能做一個莊稼漢。

「有你這樣的男人，耕作就好辦。」她低下頭凝視地上，有意無意地說。我不入她的彀，這顯明的是對我挑逗。她的圈子太小了，我要到處去闖，我還有我的事業。

「我收完花生，要搬回村落裏過年。」她收拾碗盆輕輕嘆了口氣。

「你不來草寮？」我失了一個住腳的地方，太覺可惜。

她眼睛悲愁地望着：「要等明年開耕的時候。」

「啊！一個長遠的時期。」我心裏不覺一陣淒涼。這似乎給我一個長期的迷惘。

又是三月了，農場甘蔗採收完畢，預算縮緊，領了一個月工資。我捲起被包準備走路，我要找尋生活。閉上眼睛想想，還不知投往何方。淒涼而沮喪。

「伯伯，我的媽媽找你。」我又聽到這個聲音，我張開眼，小光頭站在我的前面，小手拉着我的大手，「我的媽來了，就在外邊。」

她站在九里香的樹蔭下，笑吟吟招呼我。她今天穿着整齊，銀白花的白紗上衣，襯着結實肌肉，好像年青多了。

她劈頭就問我：「農場不要你做工啦，你打算去那裏？」

我避開她咄咄迫人的視線，她像是看透了我的心。

「想去南部。」我隨口說一句。

「來幫我好不好，我給你農場一樣的工錢。」她說得很爽朗，一臉堆滿笑容，「來吧，我不會虧待你，小鬼也喜歡你。」

我一時難以答覆，這不單是做工的問題；關係我今後半世的生涯。

「我要想想，明天答覆你好嗎？」我暫時拖延，心裏很凌亂。

「唔，明天在寮內等你。」她戴上竹笠，騎上腳踏車，回頭款款情深的瞟我一眼。「不要忘记啊！」再叮囑一句。

我揚揚手，目送她離去。我得慢慢的思量。